

漢
陂
集
續
集

漢陽集卷下

德門世壽詩序

予鄴高年張公者重慶通判翁之長子也往年嘗授義民爵矣今年冬

皇太子誕生

天子覃恩海內詔民年八十有行誼者予冠服賞其身有司以邑中行誼數公若者于是復授高年爵云重慶初壽八十八歲正德丙子寔維八十之期太史康先生過其堂曰五福之堂予則爲之文壽公今高年公復八十一予請諸學士大夫詩歌以爲公壽金輝王應泰

汪快庵先生題之曰德門世壽予復從而爲之序夫
壽人所深願不可必得者洪範五福列諸其首蓋以有
壽而後可享諸福爾也然又系之曰攸好德者何也蓋
壽固爲難有德斯貴不然柳跣原壤之徒見其父
取譏於後世於壽奚取焉重慶翁廉直耿介吾邑之具
瞻也而高年公嗣之難未嘗遊庠序涉書史而寧戚之
粹沉靜寡言亮孝而友宗族鄉黨恩誼維篤孝慈之
偽言不出或謂其德壽之壽也校其德之德父邑中無若少
皆知其爲長者公之子也願學焉吾鄉間有田貢入太
學信於漢部作令中江迎公程旅而後是公之德

東廼鮮綬奉之皆返孫曰紹芳世授毛詩弱冠脫穎
擢薦薦跂足可蹊公於是時益樂而康視廼翁之齡蓋
將踰之而上躋於期頤不但已也予恒怪夫衣冠之族
濟惡恃德因畏於天然亦徃徃獲壽彼亦自謂善不必
作天道弗足信也而不知其臨壤類耳君子於此方以
異類目之尚肯置諸牙頰間邪有如公之父子前作後
述修德罔墜慶澤洋溢天道是徵學士大夫聞而愛慕
形諸咏歌蓋曰匪直爲公壽也亦所以勵頑鄙而變漓
俗爲世道勸也予故以此具述之俾後之覽者知焉詩

三章謾書諸左

次男渭墓誌銘

男渭字川字也予始娶趙孺人生男瀛繼張孺人生渭
及康氏女康氏女先卒踰十年而瀛病卒京師又五年
而渭亦棄我而逝其年嘉靖己亥十二月初十日也距
生弘治乙丑九月二十九日三十有五歲耳嗚呼痛哉
夫何至于此極也渭娶咸寧種氏生一男一女男曰山
木女曰金鶴山木十六歲歲美聘同邑吳氏引禮舍人朝
珠女也弘治甲子予奉旨歸省先大夫明年生渭衍慶
堂新第中甫兩月抱入京師其後携之壽州正德壬申
予罷歸里舍是時渭八歲先大夫見之喜曰孫承善可

聚也夫歲加冠二十四歲接例輸金爲

秦王引禮舍人云嘗見廩有餘粟數千石亦傲人出貸
責息息不全責蓋有久而不入者乃自至其家取之見其
窘其歎息而出有問之者答曰所儲者朝暮具耳何忍
其可取也鄉人笑之因戲稱爲三佛兒云其于宗族姻
鄰長幼卑尊之禮不敢或廢人亦多與之者或有犯者
則面顰發赤輒逃匿不敢與辯先祖神主置旁屋中中
心歎其舊嘗于居後隙地植柏二株欲構祠焉未果也
嘉靖丁酉涓乃竭力如其地構祠三楹南向奉神主受
焉東西屋各三楹貯祭器焉其年秋予壽七表對山康

先生涇野呂先生嘗至呂先生山東郭門外笑指渭曰
子川賢孝人也予愧謝不敢當呂蓋聞之康先生者云
明年戊戌冬病陰虛火動藥之愈已亥夏四月乃復大
作藥之乎愈尋作至其冬竟不可救藥以死嗚呼痛哉
嗚呼痛哉予竊思之予曾祖長清府君及曾祖及我
先大夫剛廉仁孝著在鄉評通于鬼神其何可至此極
也及我之身非才寡學緣居翰苑清切之地十五六年
日食大官之食歲有俸入豈憊禁閑中無絲毫之功補
于衮闕比謫外郡徒糜廩祿曾無不下士民歸退之所
謂薄功而厚享之者得非我輩耶而家居不孝不友

嗜利忘義嫉善而黨惡敗壞其風俗爾邪不然其何至
于此極也或曰數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或曰不然二子
病皆陰虛火動是有自取之理嗚呼天哉已矣已矣尚
何言哉山水卜以庚子十月十二日葬其父六老菴先
塋泣請予曰往年吾姑吾伯父葬翁皆爲之銘吾父宜
有銘乃痛哭爲之銘曰

嗚呼滑邪人言汝不宜早死乃死天邪吾邪汝自毀邪
其孰爲乎此

明故誥封太宜人張母呂氏合葬墓誌銘

太宜人呂氏者其先平涼鎮原縣人也祖以勇士隸籍

錦衣衛遂爲京師人父諱冕母某氏太宜人生而貞慧
父母絕愛之自幼摩其頂曰女貴重當予貴者當是時
左叅政鎮原張公諱琬仕爲工部員外郎配太淑人李
氏生子淵乃更無子叅政公欲納貳室廣繼嗣而父母
在堂稟命焉得報曰必吾鄉者善叅政公父而博訪之
得太宜人喜甚曰無乃有數者存乎太宜人于是來歸
年十有四矣其後叅政公以使事便道挈家省其父母
見太宜人于舅姑姑性儉而嚴見太宜人喜曰新婦類
我甚愛之出入必與之俱因謂舅翁曰新婦出自京師
然其質實卽吾鄉者或未之及也仲婦朱氏者常狎太

宜人姑怒之曰若不法其德而愚弄之何也其見重于姑者如此叅政公尋擢真定知府轉叅政于河南敷歷中外踰三十年太宜人未常不侍也然其下尚有側室二人名生有子女美李淑人馭之甚嚴也願獨愛太宜人諸凡中饋祭祀之需皆以委之然太宜人奉以周旋豐約精緻無弗當意者蓋以姑禮事淑人也叅政公自真定轉河南時母尚在也復携家歸省比赴任母命太宜人侍之往太宜人以母老辭不往薦其二人者往公不可獨挈其二子往君子以爲各得其道弘治戊午公捐館舍其後李淑人見諸子長食指頗衆因命析產以

居諸毋爭取財物太宜人獨取所遺書籍蓋數十種而
曰以此貽子孫足矣財物何爲叅政公無恙時蓋嘗自
畫以平涼侵北必有虜患欲卜築鄠鎬之間以官守不
果正德初乃北虜大入寇迫于平涼居民大驚爲恐事既
平于是公子參等奉太淑人南徙蓋屋雙溪鎮家焉蓋
曰所以畢公志也故今張氏爲蓋屋縣人次子幾入爲
蓋屋學生以周易魁庚午鄉榜甲戌舉進士始仕府推
官起爲刑部主事封母爲太安人後以連姻宗室外遷
松江府同知進封母爲太宜人云後自松江超遷山東
按察司僉事乃迎養太宜人太宜人蓋教之曰爾之至

今日者亦知之乎爾祖父之貽也爾祖爾父咸有功德于民爾父之清操吾親見之嗟爾小子勿鑒于官其無忝于所生者斯可矣又曰爾記吾之助爾者乎脫簪珥易薪火孤燈徹惟勤勤懇懇日望爾之成也然亦未敢必也嗚呼孰意其果有今日也乎吾死之日歸報爾父于地下可無恨矣一日公堂鞠盜盜甚衆太宜人聞之謂幾曰盜衆得無冤者乎爾宜慎恤刑不可濫也幾自是益加詳讞多平反者云嘉靖癸未李淑人棄養太宜人謂諸子曰合葬爾父其愜于衷乎幾乃身入平涼奉叅政公之柩卜南山下善地合而葬焉叅政公與予先太

夫同舉鄉榜予弟九叙復與幾結爲婚姻予故得以登
堂拜母親其神采聞其性行竊以爲百歲以上人也前
年丙申壽七十七歲矣予嘗撰爲文辭庸展賀忱旣踰
四年而告終正寢其年嘉靖己亥八月某日也距生天
順庚辰十二月某日壽八十歲云李淑人生子淵早卒
長女適平涼舉子桑价次適兵科給事中雙溪王元凱
太宜人來歸時次女適生李淑人因命育之脩極調護
故次女視爲慈母終其身不敢忘太宜人生二子長泰
平涼府陰陽正衛次卽幾博厚醇雅無故左遷未久當
大拜也其子則室者生子軻壽少失母亦太宜人育

之抵成立云竇爲蓋屋縣學生亦先卒皆爲太宜人
之子淵生二子長桂實蓋屋縣學生世受周易有科第之
望不幸亦卒次桂華受義民爵參生一子未名二女長
適推官鄧縣李儼之孫某其次許聘舉子王元亨之子
某幾生三子學詩學禮學道二女長適翰林檢討王元
正之子縣學生慈次適子弟舉子九叙之子縣學生沔
軒生子某女某爲生女某皆爲太宜人之孫桂華生子
某女某爲太宜人之曾孫云參等下以太宜人卒之明
年庚子某月合葬參政公子某地新塋以王舉子述狀
謂子通家給知太宜人賢宜爲銘應之不敢辭銘曰

烈烈張公宦蹟孔碩風教之端肇自闡閣宜人恂恂淑
慎其身克配千古而邁其倫篤生仲子光振前烈
皇念所生貽封稠疊遐齡考終合公玄室高岸爲封
此銘石

奉賀是間劉公雙壽序

重慶是間劉公以廣東左叅政致仕家居者二十餘年
矣明年庚子壽登七十有六其配塞宜人亦七十有五
公仲兄文簡公之子惟靜秉憲陝臬謀所以奉賀者
命予爲之言予爲諸生時成化癸卯聞文簡公以禮部
發解西蜀舉下木進士二甲第二人入翰林爲編

修是閒公弘治壬子復以春秋發解金昆王友海內饒
儷不勝歎羨未幾是閒公舉丙辰進士予幸同舉誤選
爲庶吉士受教于文簡公者甚久也是閒公自濬縣知
縣起爲吏部主事擢員外郎予獲日侍晤言其受教之
久猶文簡公也公伯兄之子參政君惟新又與予第九
峯同舉戊辰進士通家相愛多歷年所故于憲使君之
命雖不能文不敢辭也予惟英雄豪傑之士自負不凡
傲睨一世不善俯仰往往爲時所忌或擯而弗用或用
不盡其才雖若可恨然其優游之適保期頤之齡者十
常八九乘除之際造物者豈無意也有如是閒公英明

磊落抱負經濟宰邑者循良之績部署擅公廉之譽正
德初佞人用事中惟諛毀左遷外補蹶而復起起學廣
西鑑空衡平多士歸心叅政廣東于旬于宣仁胸義擊
蒸黎徃徃懷德畏威歷階而升撫填一方入侍

天子統百官均四海可也乃使之負屈以歸嘸世道者
如何也公既歸自稱雙山主人于是作雙山別業作七
雨亭作三治燕几山泉魚鳥煙霞卉木之趣觸目感懷
輒發吟咏風人之體裁曠世之襟度也蓋嘗寄予快觀
數過飄飄欲仙不知公之自得者又何如也晚年造益
深與益高乃曰世有居閒而心勞者非真閒也乃今我

身心齊美於是易其稱曰是閒翁云閒翁人者同邑在
師忠定公之曾孫江西按察僉事公之女也于憲使君
之母太夫人爲從兄弟出自世族而富而能儉貴而不
驕是閒公峻德雅操內助之力爲多生有二子長曰永
年穎異特甚學舉進士有聲文曰長年文而明農當公
初度二子者列宴俾觴姻婭盛集于是憲使君以壽文
至憲使君之弟主事君某字以壽幣至憲使君之子進
士君啓宗自京師至拜而佐觴；斯時也公與宜人當
必輟然而笑陶陶然而時者矣夫世之仕宦夫婦偕老
者鮮偕老而和而子孫賢宗之盛者爲尤鮮公與宜人

偕老而和而子孫賢宗之盛其不可終也乎夫樂斯壽
矣況于乘除之數乎然則公與宜人不期頤而上不止
矣請以言定爲雙壽賀乎聞劉氏自上世以來積德累行
始發于御史見一翁公之父也由是有文簡公官至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公是閒公有惟新參政君有憲使君
有主事君有進士君蓋一門四世六進士也不其盛哉
不其盛哉然培植深厚食報未艾公于永年方英英然
如麟角鳳毛出瑞當世所以嗣父祖之業壽公夫婦子
無涯者端在斯人矣予不佞請以是爲千萬壽賀

奉賀總制大司馬松石劉公破虜奇勲序

陝西固原州總制三邊大臣開府之區也通者廷臣建
議以爲花馬池者北虜入寇之外戶也固原其室家也
外戶不守如室家何請移總制駐花馬池而固原則巡
撫陝西都御史時往臨馬則將援相接外內有備庶虞
患可息邊境其寧謐云議上

天子報可乃今年夏四月總制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
松石劉公銓泣花馬池乃八月中虜大舉入寇數萬人
過花馬池聲勢甚熾先是公常制火器築邊牆挖掘壘
塹虜以此不敢入我境者蓋四五年不意其一旦至此
公大怒斬二指揮以徇軍中曰不用命者有如此而又

下令各城堡清野堅壁勿與戰待其自困又集三鎮之
兵分守要害待其返截殺之踰數日虜肆野掠無所
果大困而返于是寧夏總兵任傑自賀蘭山後乘虛
入擄其巢穴斬首百八十級獲被虜男婦若干人駝
殆不可數分守下馬關陝西總兵魏時邀截斬首百五
十餘級分守乾溝榆林之官兵截殺吉囊之次子及其
妻若弟虜乃大哭聲動數千里邊人以為數千年來我
軍獲利未有若斯之盛者也然公之總制于斯也前後
斬獲虜首殆千餘級蓋自設總制以來亦未有若斯之
盛者也捷聞于會城家臣諸大夫出公門下者相率以

言實公命之九思九思爲之言曰古之卿士任兼文武
禦戎有功其見于經者六月之作美吉甫也其詩曰薄
伐獫狁至于太原采芑之作美方叔也其詩曰征伐獫
狁蠻荆來威此蓋言其功也其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言其才與德也才德備而功
斯成名斯立焉慨自文武分而將相之任殊寥寥千載
宋之韓范僅一見之我明總制之任上合于古伊求其
人厥惟艱哉惟公訓出家庭學有源委足以經世而
貌若無能德足以正君而心則自歎出其緒餘建茲奇
勲形之歌咏盛嗣周雅之音載諸國史下陋破膽之誼

請以是爲公今日賀乃若論續序遷則太宰之持衡三
公之論道綱維四海陶鎔萬類皆公咫尺有也微書伊
邇諸大夫尚圖獻言乎公爲天下賀云

刻太微後集序

嗚呼文豈易爲哉今之論者文必曰先秦兩漢詩必曰
漢魏盛唐斯固然矣然學力或歎模放太甚未能自成
一家之言則亦奚取于斯也太微張孟獨自其弱冠之
年即有志于斯正德辛巳棄官來歸未嘗一日廢書不
觀歷歲滋久沉酣旣深乃始發之于詩凡若干卷松石
劉公刻梓傳矣其後發之于文而詩亦有之松石公復

西漢侯刻之郡齋九畹卷孟獨間以視予且曰幸
得見我作歲予嘗讀其詩至宛然漢魏盛唐之音
響也然未嘗撥其句乃今讀其文宛然先秦兩漢之風
氣也然未嘗泥其故蓋有今日之名士所未能免之疵
孟獨乃能灑然脫去自爲一家之言所謂不煩繩削而
自合者其在天下後世蓋必傳無疑也嗚呼是固由于
學問之力而天資之過絕亦難得而及之哉昔者對山
康子蓋嘗歎息謂予曰眼中落落惟有張孟獨孟獨有
經濟才弗究于用乃使之從事文字間豈不爲世道惜
也予深以爲然然自今視之進則修業退則修辭其道

一而已矣乃若松石人之稱不魏侯之樂善皆人世之所難也併書以告來者

瑤池鶴筭詩序

大中丞洪洋趙公之母太夫人今年壽登七袞五月十有五日其初度也會城三庠教習若諸弟子圖所以奉賀者形諸聲詩書之方冊題曰瑤池鶴筭云所以表公之孝壽太夫人於無涯也乃讀予為之序夫瑤池王母之所遊也在西崑崙鶴胎仙也壽千百齡以是為賀其祝頌于太夫人者至矣萬以如美予于是竊有說云夫王母者何人世知其仙也其德則未之聞也鶴筭千百

齡止亦未之能多也乃若太夫人淑慧柔嘉克敬克
孝養盡於舅姑貞順相子夫子鍾粹乃其篤生漢洋公
英明磊落之資澄貫古今之學彌綸經濟之才汪洋千
頃之度隨才翰苑給事諫垣名德存於崇階斯碑蓋三
轉爲六中永云

帝心簡在撫鎮全陝敬慕寔甘對威恩並流茂著邊績晉
秩少司馬願切蒼生斯爾借寇太夫人奉侍撫臺教與
娛樂陸珍海錯色養兼至初度之辰麗曜東瞻祥應自
茲太夫人鶴髮童顏翟冠霞帔望之儼然綰紵雲集羅
拜堂下載拜載祝猗與休哉此眞仙也彼瑤池者果足

以爲仙乎風斯下矣居未幾何洪洋公應召北上左右
天子絲綸密勿寧訓萬有元勳樹之廟堂芳名垂於竹
帛則太夫人所托以不朽者蓋與陶侃歐陽脩之母相
爲後先天壤河嶽相爲始終彼鶴算者千百齡耳蓋未
足以擬其壽也予也昏瞶甚矣敢以是僭書諸詩之首
爲太夫人千萬世壽云

明政六年六月太山東布政司左叅政張公墓誌
銘

公稱鎮時其子之類不辜先卒之類之妻太史武功康
先生女也出光孝甫八歲定無斯功之親于是康生

生自許爲公金其墓道數有期矣會康先生疾病
不果銘逾十數年康先生亦卒至是光孝成立大懼銘
闕無以昭先德詔來裔而公之歷履無稔知者謂予與
公同舉進士粗知其槩乃以請焉而爲之述曰公諱潛
字用昭其自謂曰東谷其先河南太康縣人也乃以從
戍隸籍陝西岷州衛曾祖諱文信贈右副都御史祖諱
善封右副都御史父諱錦官至刑部左侍郎侍郎公後
徙秦州公復徙華州定居焉乃今爲華州人母淑人劉
氏生五男子而公爲長生而穎秀清瑩如玉甫八九歲
能日記數千言口占詩對應答如流稍長弄筆爲文轉

吐奇語侍郎公送之學士西涯李公所從受尚書李公奇之甚蓋嘗語人曰韓退之驚怪張童子不易得也乃今復有張童子也成化丙午秋今有五歲矣西赴鄉試不偶乃益淬礪自負不允弘治壬子遂菴楊公督學關中編試諸生謂關中有三才子蓋慶陽李獻吉洵陽張光世其一公也其年秋三人同舉而獻吉發解云公再試禮部而丙辰春自禮部入對大廷俱在高第其年冬授戶部山東司主事出納錢穀關節不通剔抉弊蠹初寒暑雨無少懈脩部尚書稱其廉能秩滿三載吏部考其績上上未幾擢員外郎辛酉侍郎公告終公解官歸葬三

年之末是改禮部儀制司員外郎正德丙寅

天子新即位將幸太學例遣官往召初聖公及孔顏孟
三氏子孫會太學觀禮禮部以公應命乃搜遊闕里觀
孔林登太山以望東海爲平生之大快云未幾擢精膳
司郎中凡朝廷大宴會皆勞四夷經畫節制禮無廢
闕嘗絕侵漢是時劉瑾用事公深用避匿跡跡不通或
謂公曰公鄉人也不往且有禍公笑而不答其卓立如
此己巳冬擢廣平府知府廣平附畿內四三年來權奸
肆害民不堪命乃畿內流劫郡邑不可撲滅公多
方捍禦郡中賴以無事乃授行屬邑撫循安輯之者

其財力均其徭賦黜舞文之吏清久滯之獄申庠序之教
興禮讓之俗郡邑熙然治矣逾五年癸酉超擢山東左
叅政是時工部尚書無錫秦公爲布政使與公皆名士
也相得其歡凡旬宣督餉之務相與諮議而後行入方
冀其大有爲也乃明年甲戌考察庶官有姤公者興妻
非之諸公聞命浩然西歸曰自求無歎而已又明年乙
亥太叔人卒秦州公竭力營撫三年喪畢始徙華州居之
公風流醞籍人也善吟咏喜畫華州山水佳勝足以自
娛又常往來武功與康先生游對客命酒談論古今時
出莊諧應者灑然如臨皓月沐清風鄙吝頓消弗自疑

也公配安人東氏先公四年卒有女行其葬也予爲銘
其墓子之桀痛其母之早逝結廬墓側朝夕哭或勸之
乃愈益哭之慟竟由此病而薨靖丙戌正月乃卒叅政
公惟一子乃一旦至是又見其孫少哭泣抑鬱踰數月
遂不起蓋是年六月某日也距生成化壬辰某月某日
壽五十有五歲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合葬東安人少華
山下新塋張氏之先譜說其可遐考必其積德累善多
歷年所是以有司冠公司寇公惇大誠樸歷事

兩朝爲時碩輔而叅政公嗣之而興其所樹立又焯焯
如此之桀弱冠舉鄉試至孝成德有司聞奏

天子下詔表厥宅里然其抱負歟而未施食其報者光
孝也光孝今二十四歲矣爲州學生受尚書有名前督
學者以狀元目之謂其才性類厥外祖人皆以爲然其
貌豐厚奇偉遠到之器也光張氏之業以收厥考之功
斷可必矣又已生子三歲曰文兒爲叅政公之曾孫云
其銘曰

司寇維父崛起西土公緇其武緇武不易名德益熾維
公子嗣公子矯矯哭時而夭酒貽光孝光孝孔厚宜祿
宜壽克昌爾後爾後執執思緇令德我銘是緇

明故七品散官秋泉張君墓誌銘

州張廷儀予故友也乃嘉靖壬寅三月初十日考終
止寢屬續之先饋謂其子欽曰必溪陂太史銘我墓死
無憾矣至是欽自述扶使人西來請于予予聞之不勝
悲悼既乃爲之辭曰爲諸翁字廷儀秋泉其自謂云家
世絳州人居城北尚書里吉庄始祖諱文卿卒葬其地
有墓石存焉高祖諱溫甫始徙居州之北關廂今爲北
關廂張氏第

諱鵬乃隱于賈然被服若書生不屑屑于利若世俗之
爲者父諱巖自太學生仕爲武進淇兩縣丞因自謂曰
我松云而庶節惠政人到于今稱之林居嘉樂修然世

外具載墓誌語中母楊氏生六子君其第四子也母卒
事繼母王氏曲盡孝誠嘗侍父遊宦南北尋乃挾貨
出賣子汴弘治庚戌子為舉子待先大夫于祥符學舍
以君同鄉三叔毛先生遂識君相得甚懽也踰十年庚
申君南望江浙間一時人士見君器度不群愛重之咸
以詩贈題曰萍鄉樂云其後君復賣子隴西而壬戌
春自隴西以書入京師是時予備員翰林相與握手論
舊懽懽可知也未幾別去踰八年而正德己巳冬君挾
其子欽來京師結婦于李門復會予又別六年甲戌春
予已在林下君蹕馬相訪庚辰秋將東歸故里過別予

予爲作一卷武功康太史德涵題曰灋橋錢別以詩贈之而序諸其首餘若三原馬光祿伯循高陵呂太史仲水岐山楊中丞宗文洎予皆以詩贈而予復序其後云嘉靖己丑子欽仕爲太湖主簿迎養君旣而北歸呂太史在南都爲尚寶卿君過訪之呂公見君喜甚爲作卷贈之手書曰秋泉南游且爲序而系之以詩餘自鄒太史謙之而下皆名士也賦詩盈其卷子嘗見之詞翰並美張氏之世寶也君容貌修偉衣服整飭蓋嘗輸金授七品散官然冠帶不加身其超俗如此其始見人或以賈易之及接其儀度聆其談吐無弗跌宕禮之者蓋江

湖之豪傑士而實隱者云先是丙申秋君自絳來訪予
瀕別謂予曰明秋當來賀公七十壽嗚呼孰意竟永訣
也豈不惜哉君生於天順辛巳十二月二十四日迄今
卒之日享年八十二歲配趙氏先卒克執婦道監察御
史曲沃李伯音撰墓誌銘可信世不朽生一子即欽一
女適同郡閻洙甫君在隴西置倒室王氏生一女適隆
慶衛經歷同郡田如京欽娶禮部尚書西沃莊簡李公
次女有一子甫半歲未名于君爲孫孫女長適同邑
都運陶公之孫模次許聘靈立宗室俊叔云欽卜以君
卒之年四月二十日合葬其配趙氏城西北新塋子明

弘治庚戌友君計之五十有二年矣君常數至鄆有所
議托蓋無有弗應者嗚呼茲道遠矣今日終始之義盡矣
爲之銘曰

先民有云規其友知其人嗟嗟張君才士碩臣爾詩爾
文億萬年斯爾托以不湮我銘是存

明故甲子鄉進士愛松山人王禹夫墓誌銘

嘉靖庚子冬十一月二十八日予第禹夫卒卒之又明年秋八月初六日合葬其配張氏六老庵祖塋宜有銘
刻石納諸墓予乃爲之辭曰禹夫諱九叙禹夫字也其
自謂愛松山人云先大夫中憲府君配吾母太恭人劉

生吾兄第四人禹夫其仲弟也生成化癸巳十一月初
五日生六歲而戌戌秋隨先大夫教諭蜀之巴縣十三
歲乙巳從巴學生陳孟箕尚書學弘治戊申先大夫
仕滿携歸數里舍庚戌入爲縣學弟子員從叔父新河
令父尚書乃癸丑春廢尚書不學學周易蓋授之者鄆
學靳士英也三年學成而乙卯秋得應鄉試明年丙辰
冬督學者濠州楊公按鄆試之予之慶得顧謂諸生曰
王生學太進超爾輩矣戊午辛酉試輒不利甲子秋舉
高第云是時父母俱存予自翰林奉告歸省率弟壽先
先已舉與次弟鶴之俱在膝下其樂可知也然先是

夫常被疾根尚未脫惟一子山家乃其舉後十日而夫
遂以此不比上會試明年乙丑予復入京師正德戊辰
壽夫亦舉進士矣禹夫是年始生子漢又吾兩人皆在
京師而父母老無人乃與鶴夫朝夕左右北上之意遂
息父母屢促之竟不赴也壬申秋予自壽州罷歸明年
癸酉冬先大夫棄養丙子春三年之喪畢是時禹夫年
踰四十顛毛已種種矣于是始謀將興行陶朱之術行
之二十年資用大裕乃大作屋宇治產業甚盛予漢與
少子海俱輸金爲

秦王引禮舍人復以羨之子嘉禾通姻宗室次子沔送

入邑學爲增廣生受周易傳其父學屢試鄉闈其進蓋
未艾云于是吾鄆稱理家之善者必首禹夫即予欲效
之亦未能也禹夫性穎敏不群文筆甚勁不作尋常語
亦通詩學興到即揮灑然不屑屑爲也與人交言厲而
心不苛人亦知之蓋怨之者少三二年來每過吾廬共
話必曰願兄老壽看顧兒子輩若以後事相托者予輒
勸止之以爲不可嗚呼痛哉孰意竟若是耶然其親清
驪如鶴壽相也予以爲期願可至嗚呼痛哉詎謂六十八
歲已邪蓋其晚年頗以廢伎自娛因空病怔忡藥之尋愈
尋作見其貌日損或時自念曰不若死之爲愈其卒之

十日前會飲張震夫家是日陰晦風予見其面有寒色
因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荅曰無傷也然其體虛竟以
中寒而殞嗚呼痛哉其配張氏者同邑處士諱綱之次
女也歸禹夫者幾三十年克執婦道乃正德乙亥四月某
日不幸病卒距生成化壬辰某月某日僅四十有四歲
云生子湊及其三女湊者克家之子也于其父業拓而
大之遂甲于一邑邑人嘖嘖歎異以爲不可父云女長
適同邑帑生楊顯次適藍屋縣學生徐永圖先卒矣次
適同邑衣巾生張師孟亦先卒繼配邢氏同邑教諭
平少女生子沔海湊娶同邑義官吳璽之女近不幸亦

卒生二子嘉木榮木側室生者二女尚幼也汚娶贅屋
接察僉事張知幾之女生子金豸金鵬海聘同邑知縣
張震夫之次女云嗚呼三子四孫嗣胤方熾若禹夫者
其可無憾也已爲之銘曰

學不必仕惟其業之遂壽不必彭惟其嗣之興嗟嗟禹
夫其業赫然其嗣勃然自用瞋于九泉惟我銘是鵲

弟處士鶴未合葬墓誌銘

嗚呼痛哉予又爲鶴夫銘邪往年壽夫卒禹夫鶴夫在
也近年禹夫卒鶴夫尚在也痛哉天乎乃今之日三弟
俱逝而我獨立俯仰宇宙五內摧折弗自知其涕泗之

交頤也尚忍爲之銘乎然不銘不可不獲已拭淚爲之
鶴夫者九臯子也予嘗稱之爲鶴齋人亦以是稱之先
大夫中憲府君之第三子也生甫兩月當盛夏時吾母
太恭人抱置庭院大樹陰下乃塵渣傷其目遂終身不
能遠視外貌敦樸中懷坦夷無狡術無詭言人或以誑
言調之輒信之不疑然人無暗惠表少皆知王三之爲
善人也先大夫始仕已後轉祥符南陽前後蓋二十
年鶴夫未嘗不隨侍也弘治己未先大夫以高年府君
之喪奔歸于家以毋老不復出乃以農爲務乃以鶴夫
主農鶴夫勤勤懇懇盡心力暇則朝暮侍膳父母病

則侍湯藥蓋三十年如一日云正德壬申予自壽州罷歸
其年冬先大夫不幸^疾予侍疾者一年是時出矣已
舉壽天爲御史先大夫語不肖曰病且不起矣餘子不
復憂不能志^情者九臯耳八臯力寡而鈍後恐不能自
振奈何是則在于爾矣若是者不一而足不肖輒敬請
曰不敢忘不敢忘明年癸酉冬先大夫棄養三年之喪
畢乃爲鶴夫構治新屋屋完請太恭人視之太恭人喜尋
復歎息謂不肖曰恨汝父不見耳雖則云然太恭人之
心尚未歇也蓋嘗數語不肖如先大夫之命不肖敬諾
不敢忘嘉靖丙戌大恭人棄養三年之喪畢鶴夫乃始

徙居新屋居十有三年而嘉靖辛丑二月十三日其配
楊氏不幸病卒鶴夫朝夕哭每日午予邀與共餐餐輒
慨歎予止之乃愈益哽咽不能休予曰固哉此何益之
有不聽吾言久而病奈何未幾果病予尚以爲可愈也
乃竟不起其年五月初八日也痛哉天乎其何以至此
邪距生成化丙申四月十三日壽六十有六歲配楊氏
者予鄆知縣諱通之孫處士汝弼之長女也勤敏善理
家蓋羣太恭人太恭人亦甚愛之異于他婦也生子潭
湓正德丙子春壽夭將入京師以無子議立湓爲後請
于太恭人告諸祖廟携之北上矣潭素嗜酒乃是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大醉犯其母其母怒而笞之遂自經死
無後漣今爲縣學生受周易有名生子巽木斬木乃今
議以漸木後于潭奉鶴夫之祀云楊氏之生爲成化丁
酉二月初二日壽六十有四歲尚有三女長適何錦次
適何永次適全綬皆同邑之良族也楊氏又取母弟大
經之子養爲己子名之曰王洵漣今爲置屋納婦予之
土田成先志云鶴夫夫婦卒時漣伏地長號者數日人
或不忍聞蓋是卜以卒之明年壬寅月日合葬六老庵
先塋之次銘曰

痛哉鶴夫公托汝母托汝雖則我承生不能盡其情死

而爲之銘痛哉鶴夫我心汝明

高陵縣志序

高陵志作者少宗伯邑人涇陽呂公刻之者邑令西蜀徐效賢也刻成謂予故高陵公先坐在焉宜爲序志凡七卷凡十有四則其言約而盡其事核而彰其議論允而確太史氏筆也其作志之良槩乎夫鄉無名賢則文獻不興邑之善令則政教不立高陵西安之望邑也其產于斯者有若干元公之恭儉仁懷有若楊轉運之淳豐勢利有若楊文原之特立獨行有若宋先生之仁孝禮義迄于今則有若涇野公賢聖自期聞道有得于嘗

推之以爲今之伊川云其令于斯者修舉政教志養
民亦惟有若劉仁師亦惟有若种師道亦惟有若張翱
亦惟有若張琦亦惟有若朱璣乃迄今有徐子高公臨
潼關擬古循良其殆庶幾矣夫鄉人者鄉人之師也
鄉有賢而罔師焉無志之士也前人者後人之鑒也前
有善令而背焉以逞賊民之輩也然則高陵後進之矣
與夫嗣徐子而令者可不加意從事哉可不加所從事
哉

陝西通志序

陝西在禹貢雍州域也周秦漢晉隋唐咸都於此

山真賦文獻庫作見諸書彙者可攷也明興混一海宇
續古準今作一統志撥其大且要者附焉成化乙未督
學副使伍君天錫作陝西志三十卷板今存者十無六
七格例臧否未暇深論而歷歲滋久地有廢興物有消
長政有因革風有變移不有改作則人文湮塞政典失
據何以重方輿昭

聖化示後世也嘉靖辛丑開州洪洋趙公信臣以兵部
侍郎兼都御史巡撫陝西慨然有志于斯會光祿卿三
原馬公伯循南京禮部侍郎高陵呂公仲木俱在林下
乃以請焉二公鴻儒也謂茲鉅典未易苟作于是祖述

孔孟之意參配史氏之法統之以四綱而目以別之一
曰土地其目有八二曰文獻其目有十三三曰人物其目
有三四曰政事其目有七總計若干卷采擇精審繁簡
合度撰叙明暢允傳不朽全陝之勝所由以重者也蓋
屢易稿踰年而後成題曰陝西通志云洪洋公命藩司
刻諸梓而以序季子夫二公纂述之良無容贅矣竊以
爲山川土田猶夫昔也郡邑學校猶夫昔也其賦役則
日增其獄訟則日繁其吏弊則日滋其民俗則日偷其
士習則日渝蓋有未易以綏陳者洪洋公于是蓋嘗有
志焉四三年來以其通今博古之學豪傑超世之才殫

智畢力經畫而幹轉之裕乎其漸駸駸乎其就緒也作志一節乃其緒餘焉耳未幾

天子有召鈞衡是畀違我西土矣其將如之何哉予以爲名公碩德相繼而泣茲者體國弘化咸注意焉豈非全陝之鉅幸乎予不佞敢以是爲之序云

明故誥封太淑人呂母侯氏合葬墓誌銘

高陵舉子呂田將葬其祖母太淑人乃尊其父涇野君遺命遣其弟國子生昀執華州王太史允寧所述狀請予爲墓誌銘按狀太淑人者姓侯氏鳳翔處士諱恩之女贈奉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呂公諱溥之繼配也公

元配宋氏生涇野君兄第三人及一女乃不幸先卒于
是太淑人繼焉當時舅姑已棄養與叔氏夫婦同朝
昏涇野君甫十餘歲其餘者更尚少也家以農爲業清
白世傳不甚殷富奉議公行仁好義躬親稼穡之務太
淑人日事紡績以助之于內敬順夫子罔敢或違處叔
氏夫婦終無間言撫愛諸子女煦煦若已出者涇野君
入邑學爲弟子員諸凡飲食衣服燈火之需咸豫爲之
備知其缺而不索也弘治辛酉涇野君舉于鄉後會試
下第家居嘗往于田太淑人輒以傭易之而歸曰恐妨
爾業也正德戊辰春涇野君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第

一授翰林院脩撰未幾封母爲安人云丙子夏奉
告終涇野君飲食不入口晝夜號哭太淑人泣而勸止
之曰無傷爾生也辛巳冬涇野君北上京師居無何左
謫鮮州判官于是迎養太淑人太淑人久而安樂之猶
故鄉也嘉靖辛卯涇野君任南京上寶司卿

天子郊祀禮成覃恩臣下獲封母爲太宜人云甲午夏
涇野君遷南京太常寺少卿乃奉母于南以地多卑濕
乃踰年而歸丙申涇野君自國子監祭酒遷南京禮部
右侍郎值

天子覃恩獲封母爲太淑人云于是隣里姻族罔不嗟

嘆相與語曰涇野君之有今日撫育訓誨太淑人之恩
大矣至于涇野君立身行道顯揚父母榮養備至若此
之盛則太淑人之福履世之爲繼母者亦孰能彷彿其
萬一哉己亥秋涇野君致仕歸于家踰三年太淑人病
病且殆顧謂涇野君曰多累汝多累汝言訖而逝其年
嘉靖辛丑七月二十三日也距生成化戊子七月十四
日壽七十有四歲三子者長諱楠即涇野君尚友濂洛
優于聞道名爵不足以動其心乃太淑人卒之明年壬
寅亦相繼而逝次梓次栖邑學生立志學顏克類涇野
君乃不幸與梓亦先卒女適同邑劉孟陽孫男三田畝

涇野君出邑學生留孫女二長適王廷舉
朝用之孫承祖皆梓出田生一子師皇留生二子師葵
師龍留與酌名生一女皆爲太淑人之曾孫云太淑人
婦道母儀可追宋淑人且雅性儉約不尚華靡涇野君
官南都久寒暑總之衣歲以時至太淑人受而藏之
一衣不敝不更爲也于是鄰里姻族復相與嗟嘆以爲
人莫能及云田卜以太淑人卒之又明年嘉靖癸丑十
二月二十日合葬於議公及宋淑人墓地之兆予厚矣
涇野君且有遺命銘其可銘銘曰

元配賢繼配亦然見爲公德化之原養不建其壽

極于繼是爲涇野君誠孝之備呼嗟至夫夫婦歸于子抱德以終始是謂之不死

明故榮祿大夫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致仕容堂楊公墓誌銘

有明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六日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致仕楊公卒訃聞

天子追悼爲輟朝一日賜諭祭六壇命有司營殯事恩至渥也公子立卜卒之又明年癸卯十二月二十七日合葬公配張夫人咸寧縣延興門之兆屬禮科給事中王君子推撰公世行誥銘其墓子雅厚公知不可

乃爲之述曰公諱宏字希仁容堂其自謂云淮安海州人也有諱珪者勝國末從

高皇帝征戰有功授燕山右護衛中所鎮撫公之高祖也珪生斌以功陞蘭州衛指揮同知斌生賢襲其父職賢生政改注金吾右衛佾有功陞指揮使尋陞都指揮同知掌陝西都司事遂家長安公之父也元配王夫人無出再配華夫人生公是爲天順癸未十月初五日公生而豐顙龍顏音吐洪亮牙目爛然甫七歲都閭公謝世華夫人遣其受學于孝翼謝先生所即日記數言言諸童子嬉戲乃獨危坐朗誦謝先生見而奇之曰異

哉千里駒也十有一歲入西安郡庠學舉進士踰數載
精通書史才氣洋洋逼人時英俊相與頡頏咸以科
第可唾手取也然懷敘事重我不容緩乃襲為西安
衛指揮使云成化乙巳關中大饑人相食公獻救荒
于巡撫都御史鄭公善而行之賴以全活者殆不
可算尋擢掌衛事于是平差力限錢穀練兵馬抑豪
嚴禁令魯臺有失馬者謝之公公曰姑去今盜還汝馬
盜聞而懼明日果遺馬空屋中人咸驚以為神也至于
水蘖之操凜不可犯陳百戶賁姻鄰也以斛麥瓶醢饋
公厄于情受而具之外室示懸魚之意云蓋自是無敢

饋者撫巡諸公謂公文武備具非硜硜守一位者乃疏
薦于朝弘治己未以公守紅城庚申守備固原于是繕甲
兵修城堡謹烽埃脩置塘馬尚書絳州陶公時兵備固
原公復協同陶公清原庫之藏查監死之馬巡按石御
史謂公恃才越職而忌之當是時北虜不入寇者有年
矣乃一旦出其不意大入壓境公雖捍禦有功然人畜
不無所損而御史乘此劾奏公巡撫都御史江西周公
素器重公然亦不容無奏以問公曰殺其數可乎公曰
不可失事罪小欺君之罪大矣周公益重之然公竟由
此罷官既歸閉門讀書蔬食菜羹晏如也尚書山東秦

公總制三邊圖公之才而貧令其執牌取軍于甘肅其
意有在而公不知也巡撫甘肅都御史單公知此意贈
公白金二百兩公却而不受蔡公聞而賢之乃首薦公
未幾事白陞都指揮仍守固原當是時遠菴楊公總制
于斯公獻策以紅古古城乃北虜入寇必由之路宜築
城鑿池募衆屯田庶幾無患甫閱月軍士雲集遠菴公
喜乃聞於朝賜大紅彩幣六襲遠菴公遂議築邊牆凡
幾百里贊畫調度公之力爲多正德己巳掌陝西都司
事文學足以貌乎藩臬政事足以振乎軍旅是時漢南
盜起巡撫都御史檄公往勦之公迎賊于西鄉大敗之

柳山賊遁追之巴縣蒙壩三官堂斬首八百餘級賊遂
平庚午之冬將備小河等處總兵官鎮松潘番酋雪
郎王大肆擄掠久無能制者公至集將吏於前厲聲言曰
諸寬大聞兵法乎殺人安人殺之可也雪郎王不殺可乎
衆齊應曰可殺公乃督衆往薄其族擒雪郎王斬之以
徇百姓大悅事聞詔賜彩幣曰鏞壬申蜀盜郤本犯等
數萬人聲勢汹汹迫于漢中廟堂集議以公受制勃克
總兵官鄭鎮巴蜀公謂總帥洪公曰通誅之寇潛伏山
野是無異圖但巢穴深遠地卑遼遠耳若四省夾攻勢
難必散洪公深以爲然於是時賊侵清徽公遣部兵先進

自統大兵繼之賊奔潰公追之晉山縣戰于黃河渡斬
首五百級又遣裨將吳宏等分兵阻遏斬首千七百餘
級賊夜遁公曰保寧嚴隴悉有官軍備禦獨巴縣之人
耳若賊由南江寺而下其誰禦之未幾賊果至巴巴人
不戰而潰然賊實懼公乃遣人詣軍門乞降言我輩良
民寒餓不得已至此明公威德遠播願悔過自新公察
知其誠許之于是投戈解散者二萬人事聞上嘉悅賜
勅諭勞之賊有廖麻子者素黨甚衆驍其騎力莫敢與
敵者公曰彼騎我步破之為難宜益騎兵王者不聽其
後竟以馬勝人皆服公之見云賊有投降者巡撫都御

史高文明信之不疑將報功邀公署銜公知其僞不從
未幾賊果叛諸附功者私相謂曰愧哉先見不如楊公
耳惟時按部者咸忌公迹羅織公罪公不辯而歸都指
揮徐勇者公部下也嘗受知于公至是具黃金百兩爲
賄公怒叱之去勇退而歎曰今日乃復見楊伯起邪乙
亥以大臣論薦召至京遷南京右軍都督府都督時武
宗春秋鼎盛儲位尚虛公上書言宜早定以繫天下之
望事雖未行亦不罪丙子召回京坐後府三千營管操
丁丑武宗大祀南郊備宿衛東門賜大紅織金蟒羅
服三襲明日預宴慶邸得坐奉天殿當是時外夷亦不

刺侵處西海吐魯番回夷煽起回奴亦復入套朝議難
之公議曰兵少敵衆宜通貴哈密寧意套賊賊出套乃
事河西所謂易以計破者衆論始定辛巳改南京後府
坐大教場其年上用大臣議以公克總兵官受制勅節
鎮淮揚總督漕源嘉靖壬午

今上皇帝即位賜彩幣三表表白金二十兩漕運舊規
歲久廢壞至正德極矣公六年歲夜經畫別決築壘清查
逃遁增造淺船常備廣置二倉額還不克軍士告饑公
請民運之水次戶部置之官給之民稱便江北例不
過壩者常以願直運民請訟公今有司同出願直乃以

餘耗資軍挑繫遮洋招水軍八衛派隸江南別上下兩
江置把總就便充運江南直隸一撥補入遮洋充于河
南改山東等撥新船亦聽清江廠主事監造徐左泗川
二衛缺運軍儘本衛與淮揚京操補之歸德武平不諳
運事者仍還京操每歲運船至通州車運太倉歲費四
十萬緡公考元故道建間蓄水設官置役由朝陽門直
至京師又疏趙皮寨渠以殺水勢建瓜洲新閘往年故
事漕司額外耗米折徵輕費綱吏隨便益裒漸至那移
弊不可言公曰厚斂于民復削于軍既非正稅而令軍
民俱怨朝廷四海之富貴賴于此奏請餘耗給軍報可

先是權要多索運席諸物事雖微細積累不貲公禁止
踰五七年所積者運銀以二十萬兩計薦銀以九萬計
車脚銀以二十萬計省造舡銀以二萬計尚書陶公都
御史高公前後疏薦于朝詔陞公都督同知仍掌漕事
云戊子淮安大飢公上四事曰節民力寬商稅弛鹽禁
減漕糧復請金養鵲存活萬人己丑賜明倫大典庚寅
詔回南京中府瀕行軍民父老傾城攀留泣擁道路舟
爲之不行者一日先是公嘗累疏乞歸諭留之有端謹
老成勤勞懋著之稱在南京三年復上疏懇乞上重其
難志許之武臣都督致仕自公始于是文武大臣下至

百執事形諸詩歌張延祖餞如二疏故事人咸以爲榮也
癸巳正月過淮老稚踴躍挽舟五七十里泣泗而別公
去淮三年淮人思之不已乃爲之生立祠提學副使江
都趙叔鳴爲文具述政績勒諸貞石曰去思之碑云嗚
吁此豈一朝一夕聲音笑貌之爲者哉公在林下日與
朋舊觴咏爲樂每值正旦及萬壽聖節必面闕拜祝當
道諸公政有所可嘉者咸造其廬而咨焉鄉飲酒禮郡
守欽公盛德延爲大賓此未之前聞者至是卒壽七十
有九歲云張夫人生二子三女長子立陝西都司都指
揮僉事凝重老成綽有才望次止穎慧善學博極群書

不幸先卒女長適參將吳吉次適總兵陶希臯次適舉人張才立生二子長餘慶好文愛士克肖厥祖次餘澤餘慶生二子俱尚幼云公起自衛使致位極品歷事四朝懋著勲績可謂一代之偉人將臣之巨擘矣往年成化甲辰尚書西蜀黃公鳴玉爲舉子北上會試適公亦以公事北上相知逆旅舍邂逅即相得如平生黃公以道授出橐金托公携之先往約至京相付後竟如約其年黃公舉進士遂爲真逆交蓋公之爲人言若不出諸口而誠確之心可貫金石以故士大夫無問親疏遠近樂與之交至是聞其卒罔不嗟悼淮安人有泣下者語

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公之謂乎乃其建祠奉先祀
事孔時少年喪父追慕弗忘其祖墓在燕京者久而失
其處公恒以爲歎往年廢學入京禱神遍訪忽值一老
嫗自言楊都司家守先者究其顛末果得其真人以爲
誠孝所致其後遽蒼公聞而異之爲作文表其墓道云諸
兄有老而鰥居者公衣食之終其身隣里親族婚喪不
能舉者輒補助之是其孝友睦婣之行無二而弗備也
嗚呼可不謂之全德乎公平生好讀書至老不輟發爲
詩文可追古作所著有漕運志容堂雜稿容堂奏議自
考錄藏于家予閱古名將若公者蓋亦罕矣故于其歷

履具書之以俟他日傳國史者采焉爲之銘曰

上將好謀維公克綏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孰武而文公
貫經史揮毫攄藻均刻盈編孰儼公廉勿言其大道義
罔協弗取一介公同國運人民是圖既久既深淪浹肌
膚去後之思其曷可紓排祠初碑淮海之隅功成身退
泉石是耽鄉飲大賓匪公孰堪令德考終皇澤孔覃紛
紛元戎孰爲公貳子孫胤祚益遠益熾我銘玄室施于
萬禩

涇野別集序

詩可作乎白馳情肆志誇多聞靡無補風教作之奚益

詩可無作乎曰發乎性情止乎理義可勸可懲作之奚
害于道也涇野呂公既捐館舍其子太學生昀以公別
集寄予而曰知先人者莫如夫子願爲序予病目未能
把玩令小孫從傍誦之亦有賦頌諸體詩則什六七洋
洋乎風雅之遺道義之英華也乃作而歎曰嗟乎有德
者之言固若是乎譬之聽和風甘雨之聲可以知大造
之仁其與公經說諸書並傳于世無疑也其曰別集也
者蓋公標紀簡帙猶甲乙之次云爾若以斯集在經說
諸書外而別爲一端則毛詩不列于六經矣其可乎前
六七年嘗閱公宋四子抄釋有感于中不忍釋手因作

書以荅意言伊川先生呂進伯晚年好學以為難
執事今之伊川也僕得為進伯足矣此書計猶在公几
闕餘也嗟乎予長公十年以上中懷耿耿寔師之也豈
曰友之云乎第愧蹇劣未能聞道非深知公者言不足
取重于世耳乃在一代名筆為狀為銘及碑傳諸作載
公世行允垂不朽後之君子欲論其世者宜于是乎求
之

明故文林郎四川江蘇知縣張君震天墓誌

銘

暨夫之卒也會予病起目瞽不能臨棺一哭以過予

墓例茲舉事有期其子紹芳乃自述狀具哀服踵門請
予爲誌銘刻石納諸墓以圖不朽予于是猶得以少舒
其意云乃爲之誌曰震夫諱東震夫字也蓋嘗自謂曰
梅心人咸以是稱之高祖諱彥中曾祖諱榮家世以農爲
業祖諱傑乃奮起讀書以朱傳毛詩魁於鄉仕終重慶
府通判張氏文業之興蓋自此始父諱維以齒德受高
年爵母夫人焦氏生震夫一子震夫自幼凝重不苟嬉
戲而聰明內蘊有過人者重慶公絕愛之弘治戊申震
夫十有一歲矣重慶公任國子監博士召至京邸受毛
詩學明年己酉焦夫人病卒于家震夫聞訃不勝哀墓

或廢食飲重慶公懼爲百方開諭然昏夜未嘗不流涕
沾枕席也六年癸丑重慶公遷秩入蜀遂携之以往至
則爲延師授學乃曰有所進郡守麻城董公朴每季試
諸生必召震夫同試嘗歎息謂重慶公曰有孫如此足
以慰矣踰五年學成而戊午春乃東歸秋試督學者處
菴楊公得其文奇之令爲縣學弟子員入秋試不克舉
尋以廩祿畀之是時二十有一歲矣震夫自是益肆其
力于學學日益邃文筆日益高相繼督學者虎谷王應
韶凌溪朱升之大復予何仲默每試必在首選每入秋
試人之望其舉者不獨父祖姻友然也即鄉人亦無弗

望之者然震夫坐數竒凡八試乃竟不舉諸生相與語
曰鄉舉者其視震夫何如也乃舉震夫不舉命也夫正
德庚辰乃貢入太學卒業日與四方豪傑下上交遊充
乎其有得矣往時震夫家居日侍重慶公甚得其歡既
去公思之不置朝暮望其歸未嘗不懸懸也嘉靖壬午
震夫注選吏部已乃以繼母閻氏之憂歸重慶公喜甚
撫其背曰見汝死無憾矣踰三年甲申重慶公壽八十
八歲終震夫乃相其父高年君營治喪具罄竭心力可
謂無負于厥祖矣庚寅冬謁選於吏部授中江知縣云
中江川北路衝水陸將迂殆無虛日四方商旅叢聚民

復健訟邑小而事繁誠爲難治明年辛卯春震夫蒞任立意以惜費養民爲主適當編審均徭邑中膏腴之田多爲豪軍富商所據役賦不及歷歲滋久爲害匪細震夫清查悉除均派役賦且呈撫按撫按行之各邑俾視以爲式云蚤作夜思罷不急之務絕不根之訟辯久寃之獄塞盜賊之隙督農桑之業恤孤寡之老與學校之政敦禮讓之俗邑中翕然稱爲廉平獨于惡吏民及有所怙恃者則痛懲不少貸故惡吏民亦疾之以爲厲已也巡撫都御史宋子清巡按御史熊子脩及藩臬諸君聞其善政皆移檄勞之將有調繁之舉夫是時高年君

迎詹官邸既踰年君老苦思歸呻吟床褥震夫之方寸
亂矣于是惡吏民嘲其如此乃羅織無端數事訟之巡
撫臺巡撫公廉知其誣餽謂震夫曰薄示鞭朴復爾官
何如對曰不願也願歸送老父幸甚數強之竟對如初
巡撫公許之于是浩然東歸歸之日臺臺蕭然無何有
也丁酉秋紹方舉于鄉人曰震夫不舉乃今見其子矣
戊戌高年君卒震夫營治喪具殮竭心力猶其葬廬祖
也辛丑秋病中屬書是紹方書為逸醫藥物鍼艾無所
不致至幸而漸愈明年壬寅能策杖行數步矣又明年
癸卯加步加餐矣眾以為酒然脫帽可計日待也乃已

日病忽大發不可救藥而逝其年七月二十九日也距
生成化戊戌六月初八日壽六十有六歲云元配王氏
予叔父高年公諱佩之長女資性婉婉迥異尋常吾母
太恭人喜其類已也撫之特厚歸妹之年其祖母鄭夫
人及閭氏姑皆繼配也性行嚴厲亦頗相類重閨之下
事之焦難予妹以一人承之應對舉止悉遵禮度晨爇
饌具縫紉浣濯悉出其手蓋無弗當意者嘗勸震夫及
時進取曰不念祖翁之惓惓于君乎震夫亦雅重之字
之曰汝坤曰汝坤吾益友也其琴瑟之和如此甲申以長
子繼芳夭死哭之成病明年乙酉正月初一日乃遂不

起此生成化庚子正月十三日甫四十有大歲耳生二
子三女長子繼芳穎慧早成爲縣學生有名乃十二歲
死次紹芳清才積學遠從岐陽徐子有待張氏文業之
成當自此子始長女適整屋徐永孚次適知縣同邑任
公退之之孫承差應奎次適同邑譚憲繼子妹者新安
縣丞蓋屋王公良臣之少女也婦德母道綽有家法撫
愛紹芳無異己出生有二女長適子弟舉人馬夫之子
引禮舍人海次許聘府檢校整屋趙公文耀之孫余光
繼芳有一女適同邑范秉直紹芳有一子曰政定皆子
震夫爲孫震夫精毛詩學邑中莫倭洽毛詩者及其弟

補皆從之學造就者亦甚衆補以訓導舉山西庚子鄉
試今爲平順知縣云予自罷歸里舍與震夫處者踰三
十年月必朔會會必坐語移日弗倦也震夫不嗜麴蘖
不恃才傲物不交匪人人有犯者輒避之不與辯不說
有司短長非公事不往見高年君壽屆八袞大設宴稱
慶請于縉紳學士歌咏之聯爲巨帙武功康太史題曰
德門世壽云修奉先之祠歲時伏臘草祀不廢予嘗稱
其美而震夫則曰有自哉由于先生之門而得之也其
相信如此震夫少予十歲氣體充實近年乃益豐厚以
爲壽徵矣嗚呼孰謂其遽至是邪紹芳卜以卒之明年

甲子某月某日合葬予妹六老底新塋之次予謂
與子是以取科第而不偶于時仁足以澤蒼生而弗究其
用思德足以享壽域而未抵于極嗚呼天道豈無知乎其
所以報靈天者則有在矣紹芳焉爾美爲之銘曰
孰遺文之芒孰廢宰之良孰截齡之長咄咄嗟天道其
荒有子紹芳允夫顯揚于前有光厥後孔昌是爲雲英
之慶

南宮縣令种君去思記

种君者予陝咸寧縣人也名雲龍字應期以周易舉
德丙子鄉試嘉靖癸未會試舉乙榜授山東掖縣

導云教法重德行以身先之士子感化者甚衆閱七年
遷秩隆慶州之永寧縣軍民相參素稱難治君治之有
餘力焉閱三年撫按薦其才堪治劇于是詔直定之南
宮甫二年有巡關御史好人諂佞君以禮自持不少與
御史大怒欲中傷君顧無瑣類可指乃以才力不及謬
劾之于是調保定之高陽在高陽四年督馬政御史顧
州縣官會保定清理馬政乃高陽吏無罪痛答之君爭
之不能得用是不平出卧旅舍翌日不入晨參御史亦
大怒欲傷之亦無可指摘亦以才力不及謬劾之于
頃調順天之平谷云君乃仰天歎曰嗟乎世路如此不

歸問何爲也于是浩然而西既歸七年部尚書奏言天下郡縣官去任有遺愛者宜入名宦祠行巡按御史覈實從事于是南宮閣學諸生具呈言君之治南宮也不尚刑威務以德化廉慎之操有如金石公平之政不畏權勢慎徭賦恤人命如均一縣之出糧繹周宿之寃獄乃其大者撫字之仁洽于民心去任既久至今思之不置真所謂有遺愛者云然按御史覽呈報可遂入名宦祠生祀之諸生齊退齊亮臣劉拓魏珣馬進學值風便具書報君稱君爲明府且曰明府蒞敝邑時與生輩之面目不識也明府謝政林下不復仕進矣生輩悵悵如

此者非以邀後福也蓋以盛德難忘良心難泯云耳予
于君有骨肉之戚聞而歎息曰嘗讀漢史見京兆尹何
武居官無赫赫名然去後每見思以爲後世無此人矣
嗟乎有如君者豈非其人哉豈非其人哉觀其在南官
者如此則其在未嘗高陽者從可知矣他日傳

國史者當爲君立傳真諸循吏之列允垂不朽無疑也
予故記之于此使後之觀風者采焉

鳳翔府岐山縣重建教場記

國朝于武衛外取古寓兵于農之意乃令郡縣設教場
選丁壯操習其中所以禁消奸宄靖內而制外爲慮三

漢達美鳳翔府在陝西西北隅接連虜境防禦尤重其屬縣岐山舊設教場在縣城南有司相繼失職因循歲久乃爲奸民侵分其地而耕之以爲已業或舉採習姑儉他地以從事嘉靖丁酉以來歷巡按戴浦張三君子節行分巡關西道紀白庫三僉事清察之竟亦莫能得也今年甲辰春二月監察御史西蜀卞公按蒞茲邑詢知其事方委都指揮張君益臣根究其弊云是奸民聞之魄喪膽落各首侵地凡三十有七畝云大巡公聞而義之尋復念曰此愚民也貧而犯刑遂至于此乃行分巡僉事東海辛君童將正其罪勿以痛懲爲也又僉鳳

期府推官呂師賢視地廣狹以畫脩築之規規乃其簡
畧也大巡公曰不然頻歲北虜入寇內盜竊發講武耀
威今日之急務其可惜小費失遠圖貽後患也乃素行
分巡道擴而為之卒定其規畫委諸攝縣事者主簿
邱瑀督修之于是以民壯五百具版畚糗糒築垣築將
臺召諸工匠作廳事作門作旗杆樹之將臺者工始于
四月初七日乙亥以是月二十九日丁酉工告成蓋垣
周圍以堵計二百四十有八高厚且堅將臺以高計者
丈有五尺周圍以丈計者四廿坎而離者為演武廳其
前為捲簾候為退食之廳以監計者各三為大門者一

跋而望之巍巍乎翼轸李道賡騰歡在生氣燄
帥府也是役也用無碍帑銀僅三千五百兩有奇
二十有三日財無濫費民不告勞如此云辛君請于六
巡公曰宜刻石以垂永久不然歲遠復踵前弊奈何公
報曰可乃走使南山下以文委予予聞之傳曰國雖安
忘戰必危是故兵也者可戒也不可弛也乃若岐山之
吏偷惰苟安玩愒歲月後先沿襲併其演武之地而失
之望其保障蒼生爲國捍患不亦難哉不亦難哉唯大
巡公學究天人才兼文武出按關陝發奸摘伏威震河
嶽先聲所至奸惡俱慄自暴其跡若有鬼神驅使之者

公既得情仁義並用陰懷而陽舒之法亦不察也亦不
濫鳴呼印此一節則公按陝之政超世之懷槩可觀矣
予以爲有如公者外則總制三邊寧輯今陝內則秩大
司馬掌握本兵

帝心簡在統百官均四海調元贊化勤勤翼翼無若百
世公之所必有也是用具書于此以爲他日之誼本云

姬漢墓誌銘

子冬子弟禹夫卒壬寅春其長子婦吳氏卒是
年七月十八日長子漢卒次日漢妻張氏亦飲藥死
十二月仙于沙亦相繼卒嗚呼傷哉其何以主是哉吾

曾祖長清府君吾祖高年公及我先大夫積德累善鄉人所與共聞觀也嗚呼其何以至是哉禹夫初娶張氏生三女及湊一子繼邢氏生沔及少子海云湊自此前禹夫年瀕四十乃始生湊以爲晚子也朝夕視之惟恐其不長惟恐其或失墜乃九歲喪其母禹夫于是撫之愈勤愛之愈甚隨其意欲固不曲聽年十四五有志讀書湊欲從其師禹夫弗聽之某師欲得某友即招某友性聰慧能作字亦能作五七言絕句詩顧不善于誦讀竟由此廢業年過二十乃輸金爲

秦府引禮舍人云禹夫嘗爲置第一區有樓有堂魏乎

煥然甲于一邑又于後園構自逸亭暨織羅金碧輝
映奇葩珍果雜植其前宛然一洞府也辛卯秋乃與馮
海析產溪日析產後日事土木乃于居之西南隅作萃
景園所費甚鉅又於居地後隙地構一望遠樓高三丈
餘請予記刻石陷之樓壁因以累世積德論之不入也
又欲構堂五楹亦高三丈餘木石具而病作不果蓋其氣
體虛損終日營營出賃而入息加以土木之勞又謀爲
其子通姻宗室事繁食少日啖麴蘖遂病嘔血踰半載
而殞距生正德戊辰十二月初九日三十有五歲美其
妻王氏自有誌生二子嘉木傑木傑病時入于女兄適

西村楊顯者所生之子取以爲己子名之曰棟木自
契券俟二子成立後均析其產近亦納婦矣尚有三妾
李氏興平人一生有一女張氏咸寧縣張錡之義女也侍
羨病誓與俱死羨聞之喜甚羨卒張氏哭之正寢抵暮
入室飲藥次日早果死隣里父老闔學諸英俊具呈縣
令達諸當道者前後覈實于是巡撫都御史路公命有
司豎碑墓前以彰其烈巡按監察御史卞公命有司徑
白

聞奏表厥宅里刑部主事太微張先生亦述烈婦傳行
于世云馬效真者蓋屋娼也羨苦欲得之而夫爲置

百金亦生有一女湊在殯晝夜以死求去勸其待發我
後不肯乃復落為娼矣其女則李氏育之予獨惜夫二
子者聰俊可愛使吳氏尚存及時訓諭未有不可成者
乃使之含恨而死此二子者其誰恤乎予老矣姪縣學
生漣可托也海之母予相與共圖之庶其可耳茲以湊
卒之又明年甲辰八月十八日合葬吳氏張氏于六老
庵先塋之北海爲請銘于予乃爲之銘曰

嗚呼湊乎爾惟土木之不足不知土木之禍速嗚呼湊
乎爾以妾殉之爲快不知托教子者之爲大嗚呼湊乎
人知我之爲爾銘不知我心之靡寧嗚呼湊乎爾子爾

孫世世宜鑒于斯文

姪沔墓誌銘

王沔字子西子弟禹夫舉人之仲子也禹夫初配張氏生子羨繼邢氏生沔及少子海云沔生而警慧甫十一二從水東張君佩受大學論語至十四五從予從弟縣學生潤夫受周易學嘉靖甲午授試入學督學者文谷孔先生見其文愛之令以附學生入試鄉闈乃不果舉尋授增廣生是時十有八歲矣丁酉入試人咸以爲舉矣乃又不果沔爲人寡言有心計讀書善究義理文筆清勁可愛予嘗以夫子言志分明天地氣象試論諸生沔

獨得其旨趣予喜甚以視雋夫隄夫踴然喜已集老矣
絕意仕進乃今幸有此子父祖累世之積也然其氣體
清弱不耐寒暑勞苦竟由此被病庚子秋不能入試病
尋愈尋作至壬寅冬十二月十八日竟不可起距生正
德丁丑正月二十日纔二十有六歲耳嗚呼痛哉汚辱
蓋屋張氏按察僉事仰山公知幾之次女也生有二子
長巨大甫九歲次元木甫幾歲皆穎悟可教尚賴仰山
公之範圍後當必振其業無疑也嗚呼汚于地下亦可
以無憾矣海上以卒之又明年甲辰八月某日葬城北
六老庵先塋之次携二子泣生亨曰兄汚不幸至此其

可使之泯泯罔聞于後邪韓伯父賜之銘庶幾其

乎予聞之泣下不能已因憶往年禹大嘗以汚生之虞
時問一術者對曰奇甚顧不老壽奈何予在傍聞而深
惡之以爲妄誕耳嗚呼乃今果至是矣豈非命哉豈非
命哉銘曰

嗟嗟汝汚胡止於此蒼空冥冥胡昇之粹而奪之靈嗟
嗟汝汚汝有二子氣質金英後當振翅一日一熾汝可
不死

明故韓孺人王氏墓誌銘

韓孺人王氏者西家舉子詢之配同鄉散官諱誥之女

也母夫人張氏生稟子晏征及孺人云孺人甫二歲
失怙其伯父太守直夫令其配李赤人鞠之稍長即知
孝敬事繼母楊氏能得其歡人咸以爲難也十五歲而
嘉靖丙戌歸夫子云當是時舅處士君爲詞俱已棄養
姚夫人守節無恙祖翁侍郎野田公尚在堂也姚夫人
嘗言願得佳婦輔我孤孺至是謁拜容貌端麗野田公
見而喜甚曰他日昌吾家者新婦也是足以慰其姑氏
矣孺人于是入主中饋老成慎密畧無幼穉氣習晨昏
滌盥之具寒煖候問之節重閣之下蓋無弗當意者云
野田公不喜麴蘖喜爲每延客茗主隔人雖深夜索之

所有色味並佳終始如一公嘗退而歎曰只此一節人亦莫能及也明年丁亥姚夫人病脾胃久而羸孺人事之惟謹一日偶夜半思和羹急苦乏腥肉孺人取所有蔬膏雜治之以進夫人食之羨喜曰新婦能新婦能病亦從此愈矣其孝敬類如此閒居事夫子敬相待如賓夫子苦于學暮夜燈火左右相之未嘗一日廢也辛卯夫子病虛損孺人供湯藥候居起出則流涕憂抑若不生入則和顏慰解之若是者蓋三月云後又得暴疾甚危孺人仰天告曰姑與夫子命相屬也願代夫子死即母子完我死萬萬無恨其貞烈如此壬辰姚夫人命

其代理內政于是歲時賓祭之需姻鄙往來之禮親疎厚薄之宜僕婢衣食之費裁處伸縮罔不由當姚夫人喜曰新婦如此我復何憂伯姑寡居而資乏孺人嘗勸之至于韓氏之族貧者咸留意優卹之然未嘗不稟命姚夫人也至于母家恒禮外分寸無所遺或問之荅曰外家也資且裕何遺之有又嘗置側室廣繼嗣撫之甚厚且曰世之妬婦徃徃絕人之緒可怪哉不識其何心也其識見異人類如此庚子秋夫子舉于鄉孺人喜曰吾姑守節至有今日可謂不負矣祖翁聞之地下亦可無憾矣明年辛丑春夫子下第歸其年八月姚夫人

誕辰設宴稱慶儀物備至賓友歆羨以為難得本孺人
左右之力也孺人往年嘗病熱嘔血病走氣痛甚苦藥
之雖愈然病根固未脫也至是癸卯復作藥之尋愈尋
作八月中以姻事不得已外出反而增劇至冬十二月夫
子當會試北上笑見其面赤且嗽憂甚依依不忍別去
孺人曰無傷也偶為風寒所迫耳夫子行矣專意進取
毋以我縈念慮也夫子見其言有倫序如此亦且以為
無傷也遂悵然而別別二十日而孺人逝矣次年甲辰
正月十五日也距生正德壬申五月二十五日終年有
三歲耳生有一子曰可學七歲矣神骨秀爽英物也側

室生一女尚幼未字云至是夫子卜以卒之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城南木塔里新塋之次乃自述狀請予銘其墓石且曰亡妻所以相我者甚至也意者後有寸進以償其勞不幸一旦至此當屬續時乃爲浮名所使未獲與之永訣親殯殮嗟哉天乎痛恨拍塞何可以復言也惟太史公賜之銘垂之不朽庶以少摠我衷耳惟不拒幸甚昔者予以鄉里後進嘗辱愛于野田公野田公者剛明磊落曠世之豪傑也作令章丘有去後之思爲御史出按宣大有攬轡之風作都大名壬戌述職吏部推其治行第一

賜宴于禮部爲大理少卿閱兵畿內宰相知其才超
擢都御史巡撫其地未幾召入內臺轉少司徒人方望
其大用矣不幸孽寺屠禍延秦人擠并下石讒譖交
作有如公者未滿六十而罷使其經濟大畧鬱而莫究
予嘗歎息謂造物者不能無意于公公後其有興乎嗚
呼乃今果在于其孫矣登甲科躋臚仕茂著勲業以終
厥祖之志斷可必矣嗚呼王孺人者生不得同其榮貴
歿當被其贈典况復有奇特之子乎斯可以不朽矣用
是爲之銘以慰夫子云銘曰

厥德孔嘉厥齡弗遐夫子是悼是嗟夫子轟轟遺子英

英孺人是顯是馮貞石熒熒來裔繩繩于我銘乎是徵

書喜雨歌離帙後

嗚呼神人感應之理豈容以或誣哉以爲無益而弗爲者妄也知其可爲而怠而弗爲者悖也知其可而爲而誠之未至以爲神弗我應者自誣者也亦所以誣其神也嗚呼神人之感應豈容以或誣哉今歲甲辰寧陽六泉吳公治我西安者三閱歲矣乃夏秋之交百穀有野碩而且秀乃亢陽肆虐倏爾萎薶禍矣民用太戚若弱克以生公聞之若焚溺于厥躬寢食殆廢乃七月三日庚子徒步謁城隍祠且行且泣至則拜祝神涕淚交頤

嘆咽不能成語左右感動有泣下者乃翌日辛丑大雨竟日夜遂彌霑足穀盡鉅靡厥有秋百姓于是喜而歌之洋洋乎溢于道路也會城太夫士咸倚歌而和之谿田馬先生聞而歎息曰有是哉何說古人也亦從而歌之聯爲巨帙颯颯乎風樵之遺音也谿田序諸其端題曰喜雨歌謠云太學生高陵劉子守德馬門高第也嘗受知于公泉公乃持以視予且曰公之精誠城隍之響應之至是也予曰寧爾也記不云乎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公之精誠蒼天實鑒之山川之靈實鑒之至誠之道無遠弗格實讀則史非公其誰諸所患者誠有所不

至耳至誠而不動者天之有也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
貌爲哉九思踈伏林藪沐公政教之日久矣值茲盛美
默而弗宣于情何如也蓋嘗作 閔雨之篇彷彿命筆
言不盡意是用作頌附諸歌謠之末其辭曰

峩峩吳公興自東魯泰山滄海蟠屈肺腑匪直蓬文亦
闢于武

天子命之尹我西土西上維郡古京兆府我明建置左
右藩輔尹茲維艱今稱自古我公泣止爰度爰處上交
不誦下交不侮亦不如剛亦不吐奸民我鋤善則我
撫雪冤疏滯平僇均賦泮育人龍穴塞吏鼠堂有懸魚

無逸虎聞歲者三尊美維五威惠並流州邑按堵百
載之嚴父慈母會城四郊周原膺膺今茲禾夏凝凝
亦忝旱寇爲厲如焚斯苦百姓皇皇若濡矢哺我公夜
心走謁神宇且拜且祝深淚如雨上帝旨靈鑒公于素
昭布森列恍若聆語一感一應一桴一鼓聖德懋
雨旣溥禾黍秀實秋成可睹民喜作歌載歌載舞任普
循良民謠赫著張堪兩岐廉范五袴我公方之夜乎其
侶獨起幸無恟難借駐我公以之伊邇旦暮四海蒼生
若旱思傳公其念之沛厥甘澤通靈被德之指嗟
我秦民孰云失怙也作頌悃悃是布公其念之庶永

卷八

荅中丞東厓翁公書

九思頓首新春恭惟

台候納祉足慰企仰之私歲前小僕回獲奉

翰教所以愛九思者至矣大作一新刻目昏不能捧

讀令小孫誦之驪山之吟冲澹簡古敲金擊石清廟之

遺音也原州池記風雲態態分明如畫馬筆也柳州

風斯下矣敬服敬服聊作三卷村家

草意留意入梓不敢當亦不敢辭惟冀

俯賜郢削揮灑一序余之六端九思托以不朽真大之

恩德也尚容顯請辱

命海居之作努力一賦老矣精神墮矣深愧荒蕪不能
仰副 尊意奈何奈何惟
教示之幸甚不宣

明故通奉大夫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致仕張

公墓碑

昔公之考終也葬無誌銘墓無碑表歷歲滋久荒墟僅
存過者弗式廡名雖著懿德弗傳往歲丙申巡按御史
榆次周君鈇移檄郡邑祠祀鄉賢予郭官師去取恐謬
奉以委亭下上古今得六君子入我

明者唯公一人予生也晚于公世行未獲其詳于是取公諱身及予少年聞之父祖者與王君子各著世行畀官師復御史矣既又播為贊辭刻梓以傳匪獨我師亦以覺後進法往哲也至今祠祀有司因循尚莫克舉學官弟子鵬公之六世孫也追慕先公形諸夢寐顧茲荒墟怛焉疚心于是率其族人買石渭北將以磨之文之刻之豎之墓前以殫厥衷以顯厥猗必詔厥後人乃又檢其家乘詢之族老得公遺事數種乃自述狀再拜請予曰文非先王其孰宜為予曰唯唯問德彰孝予安可辭鵬復再拜曰謹奉教矣于是為之碑曰公姓張氏諱

賢字思齊，鄆道安里人也。居縣北衙道村家。世業農。父諱宣，配王氏，貳室。劉氏生公公。自少磊磊有氣節，嘗讀書里塾。既乃棄去，躬稼穡。久之，年頗三十矣。一日爲里中人所困，公豪邁人也，氣霍霍不能堪，乃拊几嘆曰：「嗟乎！丈夫當自樹立，群小侮我齊民耳。不學何爲？乃復取舊書讀之。」尋入爲學官弟子，從師取友，朝夕淬礪。或時廢食寢踰數年，而永樂乙酉舉鄉試矣。其性敏而志篤，如此。屢赴會試，不第。謁選授吏部司務，荐陟驗封司郎中。云公在部，剛廉自持，權貴不避，關節不通。親友餽遺一無所取。部中呼爲校張蓋，言其節之堅也。三載考績。

詰贈其父如已官母俱贈宜人云少子綱徒步入京師
省問公見之怒曰農務方殷汝來何爲此中何所有而
汝來也居旬日遣歸戒之曰勿復來也當是時國有戎
事山西例輸餽餉踰期不完朝廷使往督者或以才屈罷
或以賄敗當道忌公者欲中傷之乃以公往公至執其
奸惡者數輩痛懲之乃定期下令曰不輸者如此罰焉
人前此亦聞公名見其威令如此咸股栗爭輸之無敢
後者果及期完矣事竣還命

天子嘉悅超拜山西右布政使吏民聞之相與語曰包
閭羅復來也比視事令出而人信之戒而事集威惠並

流遠適悅服以爲數十年來旬宣之政未有如此者長
子紀徒步入太原道過曲沃曲沃令見其良苦以一驢
送之既見公公怪其跨驢也詰之曰奚從得此紀不敢
隱且實對公怒痛箠紀還令驢仍正其罪云公一日浩
然嘆曰老且至吾盍躋乎當是時吏部方以都御史擬
公疏未及止公投牒叩西吳既歸林下舊廬數楹僅庇
風雨布袍蔬食無異素養藩一叅議公部中舊僚也
見其用乏以其所餘俸米輿送之公固謝曰田入自足
用此君養廉之資不取拜賜仍遣之輿歸嗚呼此豈直
予鄴之孱覲哉居嘗教子孫曰資性可讀書者教之讀

其不能者畢歸之農慎勿爲吏壞身心辱門戶也閱數
載老病卒餘資僅具棺殮葬村之西北隅祖塋方卧病
時語其二子曰身後毋納賻傷我節毋作誌表虛譽失
我真毋聽人言作石器物侵我墓三子于是奉其遺
命不敢違顧于公之生卒及葬之歲月壽享幾何皆不
可考公配任氏先公卒追贈爲宜人生子紀綱及兩女
紀生三子勳爵綱生一子銘由此以後迄于今相繼出
者共七十又九人皆于公爲曾孫而女子不與焉其繁
盛如此鵬綱之後也乃今嗣公而興器識凝重勵志苦
學業受毛詩綽有端緒人方英英然以科第望之嗚呼

公神如在亦當欣然于地下矣語曰賢者必有後其在茲乎其在茲乎爲之銘曰

南有山兮巖巖公之行兮山之顛北有清渭兮其流湯湯公之廉兮名與之長濁世紛紛兮鴟鵂翱翔安得覩公兮孤鳳凰豺狼擾擾兮橫道傍安得公兮殲彼貪狼公之墓兮草離離歲月遙遙兮式者其誰公有曾孫兮我我表公墓兮碑始磨嗟鄉人兮生遲遲公之烈烈兮罔聞知其始自今今肅爾儀下馬拜公兮讀我碑

漢陂鎮重修石橋記

漢陂鎮在縣西三里許人有數百家因住陂水之上故

自古稱爲陂頭云鎮之西南七八里有胡公廟廟下泉水湧出東北流灌溉粳稈之田又合諸泉水流于鎮之東南鍾而爲陂空洞濶遠可行舟楫唐杜子美詩所謂半陂以南純浸山者是已陂魚美可已痔漏故名之曰羨陂云羨字從水後人加之也元末兵起盜決隄岸取魚其水散出流爲數支不復爲陂矣其二支北流經鎮之東復轉而東流入於澇水當鎮之路衝處爲津岸高不可徑步昔人甃石爲橋一巨空以便行者屢敝屢修至是復敝鎮民馮榮輩脩之既成告于縣令西平王君君曰羨事也不可無記其請諸羨陂太史云予少年時

聞父老言成化己亥鎮人楊公諱通者以鄉舉工爲夏
縣令謝政家居嘗重脩此橋且以名其孫焉今考舊石
記乃成化甲辰鎮民馮穀輩爲之絕無一言及于楊公
不知其何說也卽以成化甲辰計之迄今嘉靖甲辰六
十有一年矣往來車馬殆無虛日橋之敝壞無怪其然
不有更作其曷可行斯役也用石視昔益多橋則益固
功始于甲辰冬十月越明年乙巳春三月功告成首作者
有四人焉不具書書首碑陰而已嗚呼百餘年後復有
四人者出焉何慮乎橋之或敝也夫此漢陂者閩中之
粵區也自有子美之詩而其名益著海內豪傑磊落之

士想慕風景愿一遊賞不可得宋元祐間縣令張君伋
嘗築空翠堂于鎮之東南岡上自爲記刻諸石堂今廢
而石存焉每一登眺南山蒼翠舉在目前風景萬狀難
以具述予非鎮人也心切愛之嘗自謂漢陂山人云自
罷官歸里舍踰二十年老且衰矣苦于貲乏不能買一
畝之田架數椽之屋徜徉其間以償吾興塵鞅束縛不
能脫云可鄙可笑不獨困于貲焉爾矣故于石橋之作
因併述之以紀吾過

賀邑令王君序

西平蒙字子王君以鄉進士令予鄔者甫半載餘矣撫

臺東厓翁公移檄勞之其辭曰操守無失幹濟可觀命
有司具絲幣羊酒以鼓吹導之政事堂所以磨礪頑鈍
鼓舞豪傑之要術也邑中縉紳父老罔不嘉悅請於漢
陂子以言爲智惟蒙字子之泣予鄭也謂民者赤子率
教則已是以故以平易近之吏者手足不墮不蠹則已
是以仁禮馭之未幾有疑其涉于寬者君聞而笑曰有
是哉人之不我知也吾之所爲寬非縱弛之謂也吾子
是蓋有畫焉條約立而綱紀正賞罰操縱咸由于我而
廉以操之誠以動之公以主之明以決之民無敢犯吏
無隙之可投斯亦已矣若苛刻焉恃聰明索隱微察覓

淵中魚因以桎梏人則吏民何所措手足乎不惟不可
直亦不忍耳若是而有不率教之民有隨蠹之吏是侮
弄我也尚可以赤子手足視之乎吾何憚而不齊之以
刑也蚤夜自畫求無負于期焉耳矣邑中于是翕然稱
之蓋未幾而臺檄至矣漾波子聞而嘆息曰東厓公之
神識存以哉有以哉未久坐于廟堂進退人物以輔太
平之治者其昉于茲哉然予觀于蒙字子之所畫者覓
猛相濟宰邑之良規也蓋其伯兄棠谿君起家癸未進
進士仕爲大同郡守致其政而歸其得于家庭之講授
者有如是哉由是而持之不移行之無倦大慰鄆民之

心以來賢能之薦應否而用不爲監察御史則部主事
矣縉紳父老尚圖所以展賀者寧獨如今日已哉至于
藉言輸愫復以相托漢陵子固不得而辭也庸拭目以
俟

明故將仕佐郎河南汝寧府儒學教授致仕前

文粹郎直隸新河縣知縣王公墓表

予曾祖知縣府君公之祖也父處士翁諱錫予祖高年
公之仲弟也母孺人葛氏生兩男予公其長子云諱佐
字輔弼年十三予先大夫中憲府君爲縣學弟子員公
從而受大學論語易春秋傳尚書入爲縣學弟子員成

化辛卯先大夫舉於鄉是時公二十有一歲矣督學劉
俊伍先生歲試之昇之廩祿而曰諸少俊無埒王生者
公自是益苦於學學日益遠每臺試輒在首列然自丁
酉至丙午每鄉試輒不利弘治己酉予獲隨公入試濫
與解額公乃復不利鄉人於是無弗嘆息稱屈者云至
子夏外士翁棄養公處困乏極力襄事人咸以爲難而
公則鬱鬱然心未慊也三年喪畢至乙卯秋公年四十
有五且當歲貢矣乃入誠開然高舉鄉人於是復嘖嘖
羨羨以爲不可及也其年冬被疾并罷不能北上會試
己未春會試下第公自念太孺人老在堂乞就教職以

便祿養獲授山西蒲州學士云蒲州去鄠五百里風土
相宜迎太孺人居之歡樂焉州士多俊偉奇異者顧差
惰耳公乃以勤苦率之萃之學舍日與之臨遠教者痛
懲不少貸諸士靡然從焉久之書聲洋洋焉徹于日暮
矣文筆滾滾焉進而上矣若是者九載如一日焉其相
繼舉者什倍於往昔矣正德己巳春秩滿謁吏部簡入
大選陞順天府保定縣知縣云甫數月太孺人棄養益
歸治喪是時資用稍裕公之心蓋始慊無憾矣喪畢而
辛未冬謁部補任直隸之新河當是時畿內盜起流劫
鄉邑新河城池敝壞公至憂甚乃下令曰今日之務城

守爲急城不完人無遺類矣城內無論齊民貴族期以是月某日上工以某日完散後者重罰不汝貸汝其無悔於是爭先趨事果及期完未幾盜至公預令城內各以木物器用填塞街衢城門不閉盜見其如此乃舍之去幸以無事盜既平乃蚤作夜思均徭理訟植良鋤稂黠老父招流亡省浮費興學校若是者二年化漸行矣然其師儒梗直之性不善俯仰宜于有恐不宣於當道者適當甲戌述職之期巡按錢御史報公才力勇勝吏部聽之遂改汝寧府學教授公怡然就道不以爲戚也既至移其蒲州之教教之加伸縮焉若是者七八年去

之勃然興者亦不下於蒲州也乃其梗直之性見惡於鄉宦之輕俊者諳之巡按御史公聞之自劾求致仕歸未及行而病作乃遂不起其年正德庚辰九月初八日也距生景泰辛未六月十三日壽七十歲云公賦性不甚穎絕而百倍之功愈彰懽成化末與錫价析產歸于幼公當盛夏時晝則田作甚苦夜寢至五鼓復起讀書觀於此則其在平日者也丙午春予侍先大夫作教於蜀自蜀歸應秋試年十九歲美公扣其學頗有造焉乃每夜相就講論疑難觀其在兒姪者如此則其於賢明者可知也嗚呼是宜其竟底於成乎乃今之人復有知

公者乎平生勤儉特甚終其身非病未嘗一日出而後起不識博奕不戲譚不用樂飲酒入官後燕居未嘗着一絢綺無故不妄烹一鷄蓋其天性之美如此他人學之不可能也配孺人聶氏蓋屋處士諱林之女婦德母道範於鄉間先公七年而正德甲戌九月初四日病卒諱公距生景泰壬申六月十三日壽六十有三歲生三子二女長子朝夫壽七十三歲近不幸病卒次朝用先卒次九霄青口驛丞致仕歸於家文長適慶府教授同邑邢啓愚次適同邑劉朝孫男三池縣學弟子員受周易屢赴鄉試後蒙例授儒官爵浩善于幹紀渡縣

臣命戶部簡才能官一人往督之部尚書以君應命君
至定期下今且懲且勸不數月告完國用既充民亦無
怨戍子部委管理免東西馬房前此虛報馬數冒支芻
料害不可言大學士桂公嘗日擊其弊題請查革

上命御馬太監科道官同君清查盡洗其弊歲派十省
八九其秋委管蘇州濟墅鈔關會同巡按御史曲爲清
查題請除革四弊一上損國用一下傷民財一利歸銅
戶一害及解戶

天子報可于是商舶稱便無間遠邇己丑春轉山西司
署員外郎仍管鈔關未幾轉署郎中山西司奉

勅提督永平山海薊州諸處芻餉冬主事考績三載往
年南川君主事考績贈父如其官母俱贈太安人矣例
不重贈于是給勅命惟進君階承德郎封其配歐氏
爲安人君固不能無歉于懷云遮洋總直隸德州等左
衛歲運木十餘萬前此司納者不得其道以致日稽紅
凍運六困守窮苦萬狀且誤來歲兌運而邊方月糧亦
不得按時支給害甚大也君承委既至痛革前弊極力
收納不閱月完歸兩無愆期之失運軍邊軍皆得以蒙
其惠云庚寅題請于薊州遮洋運糧內折銀其半以濟
軍餉朝議採之核之戶部議單行之至今不廢也又清

查邊倉軍職侵欺之罪悉抵于法題請選民職倉官八
之詔如其議君在彼者三年軍士因而飽煖勇氣百
倍人人樂為之用惟痛革奸商報中芻餉之弊權倖者
媿之君亦不之恤也壬辰擢山東兗州知府軍士聞之
老幼涕泣不忍舍去乃累奏其留竟不報巡撫都御史
移咨戶部請陞俸留之以慰軍士之望部尚書亦曰不
可人有爲君謀者曰乘此機陰爲之所得留後必有大
拜此一反手之力耳君笑曰如義命何乃翻然就道美
當是時兗州累歲蝗蝻害稼君至除苛政均徭賦雪冤
疏泄植善鋤惡若是者三年蝗蝻息禾稼登民家牛產

一獸似麟人以君善政所感君曰不然果麟耶

聖王之瑞耳于知府乎何有識者聞而疑之郡當水陸之衝將迂殆無虛日諛佞之態請託之私君皆止而不行由是讒謗興矣乙未春北上述職竟坐此調雲南之廣西府未及行當道者以風土不相宜改江西贛州府云贛之虔州也壤接閩廣山洞多巨盜民頑健訟素稱難治君乃因其俗而導之有威有惠不緩不激久之民安盜息矣顧科目久乏于是增學舍勤講課諸士翕然宗之未幾相繼舉者二人庚子春君有事于瑞州以勞瘁嘔血迄秋少差矣須臾就事于秋闈比撤棘愈益增劇

不得已與疾而歸辛丑春期當述職寢疾不能北上家
宰中丞信其疾也留用之尋以人言而罷歸書感爲君
惜意處之怡然不以爲戚也其後疾愈乃構屋課農教
子讀書絕口不談世務不干謁有司良辰霽景與二三
朋輩登山臨水一觴一咏樂之終身不厭矣不幸偶重
風寒溢焉長逝其年嘉靖甲申十二月辛卯也距生弘
治庚戌十一月十八日春秋五十有五嗚呼傷哉既屈
其官復斬其壽謂非命哉謂非命哉段安人生二子一
女長子楹縣學生人品留次克肖其父世受毛詩必舉
進士無疑次楠亦學舉進士特選其兄一籌耳女詩聘

中丞乾州王公邦兆之子子方孫男一曰承正補所生也
也楹卜君卒之年某月某日葬城南締房先塋之次君
慷慨豪爽人也風致善談論見事即了了當爲則爲
不凝滯不作寒生酸性在京予承乏翰林嘗以小友
呼之正德中締姻高門每至武功相得其歡後別二十
餘年及君將宦歸予則老而衰矣思一見不可得謂君
強壯壽祉未艾嗚呼孰意銘君墓者我也君有詩若干
卷及近體樂府行當刻之梓云銘曰

爾之學克承其志美爾之江京解其義後其之子孰
皆爾族矣故蒼蒼者其山俱爾道夫爾嗣我銘銘君未世

矣玄堂幽幽維爾示慰矣銘石昭昭維永弗替矣

西平縣新建真武廟記

西平汝寧之壯邑也正德初孽幸擅權毒流海內民不堪命乃畿內盜趙璉劉六劉七等相繼聚衆數萬流劫鄉邑不可撲滅

上命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臬蘭彭公澤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統領邊帥宣軍相機勦殺乃辛未冬賊嘗至西平攻城池屠百姓知縣王佐死之明年壬申春二月賊復至西平據縣北二里許汝水古柏亭橋宣軍前鋒十有八人不幸俱死于賊賊益驕縱不可當詰朝大軍繼至

有紫氣者見空中紫氣隱隱覆我軍及與賊戰果乃大捷擒賊首趙璩縛之軍門餘賊斬首殆不可算賊俱奔遁蓋自此勢衰弱矣事定彭公指古柏亭橋而嘆息曰嗚呼賊之盛衰在此一戰今日之捷似有神明陰助之于是父老進而告曰是誠有之空中紫氣真武之神爲之也初嘗顯靈茲主小民的知其然不敢誣不敢誣彭公亦首肯之賊既平民有曹景光者倡于衆曰疇昔之戰不有真武神貺吾輩糜爛久矣豈能有今日乎建廟奉祀仰酌功德義不容緩衆皆懼然趨之于是鳩材僦工卜日興事始于癸酉之秋越十年而嘉靖癸未春功

乃告成又二十餘年而甲辰秋西平鄉進士王公訓來
職予鄂致其父老之意請予文紀歲月云予惟自古忠
臣烈士得天地之正氣生則扶翊社稷死則佑護百姓
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真武顯末不暇深考自我

太宗文皇帝建廟武當洪武魏教歷實不貲由是祠宇
遍天下庸人孺子皆知真武之爲烈也嗚呼異哉所由
來者遠矣按祭法能禦災捍患則祀之西平之民果豪
神貺建廟奉祀理亦宜之予于是蓋有說焉夫聰明正
直者神人道宜脩者德德不德殃慶自以類至聖經有
訓炳如日星豈容以或訛也方今

聖天子在位考文議禮崇正黜邪一德允脩百靈效順
謂我語西平父老戒爾子孫勸爾鄉黨毋譖于神毋昵
于祀勸稼穡賦稅之事修孝弟忠信之行宜爾室家安
爾生理幸爲堯舜之民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豈不
樂哉倘以予言爲然請刻之石以告來者俾各知所務
云

梅塘記

夫梅塘者封監察御史桐城盛翁之別號也翁嘗卜築
白兔河之濱有梅塘焉是故取號云爾翁嗣監察御史
古泉公汝謙奉

接陝命九思爲之記天別號者名也所以表其實也
實不實名斯戾矣斯名得情其惟翁之梅塘乎夫萬卉
資春而華惟梅爲最先翁之始誕也定維早春同其特
也夫四時之春其在四德則爲仁也仁之在人惻隱之
心也翁第舉子五槐不幸早世翁于其發曲爲無卹者
幾四十年竟以貞節表厥宅其翁無厚善其親而婚喪
弗克舉者疎而貧者罔不周給有隆殺焉體其仁也夫
梅也者友松竹嚴紛華者也翁之自潔也公室則不入
鄉飲則不赴所與游者鄉閭里閭歲寒之大夫正直之
君子耳師其操也夫萬卉紛紛結實斯貴梅之有子厥

肇維先翁之有古泉公也聞世之碩果也不亦同其實乎夫梅之于味酸也商書有之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高宗所以命傳說也豈直爲鼎鍊哉喻相道也惟古泉公學足以達乎聖德足以終乎君才足以用乎世量足以容乎賢公足以服乎衆五美具相道得矣其自茲往當心簡正置諸左右啓心沃心對揚休命嘉靖家邦收功于鹽梅之餘獲美乎鹽梅之老此可以計日而待也大常彝鼎光耀寰宇顯揚所大我翁于是千百歲可不朽矣九思不佞敢以是爲之記且以爲翁壽云

贈儒人盛母傳

歸孺人盛母者桐城封君梅塘先生儀之配監察御史
古泉公汝諫之母也以古泉公貴贈孺人云孺人姓張
氏父同邑處士諱伯選母張氏生三子四女孺人其次
女也自幼整潔不群止長幼止有則不妄言笑處士君
絕愛之方難於其婚時是時封君之父澗松翁健亦方
爲其子擇配意然澗松處士兩人行義相埒也封君之
莫儻孺人之貞淑咸又相埒也媒妁旣通處士君聞而
亟許之曰是盛家二郎君吾得婿矣弘治己酉孺人來
歸甫十有八歲澗松翁夫婦見而奇之曰是昌吾宗者
其相語而歡亦猶張之得婿者云孺人性溫柔重義輕

利以孝敬事舅姑以道義相夫子伯兄隆臺塲不拘小
節澗松翁欲令其析產歸人同封君泣諫不聽竟析之
封君於是悉辭所授重謝其廬之值歸人喜曰吾意正
如此居無何伯兄病卒封君厚葬之迎其嫂氏歸亦卒
亦厚葬之遺諸幼孫婦人於是先後教育勤勤懇懇服
食恒先已子壯而受室乃相繼而夭撫育其遺如幼女以
妻其弟之子今頭斑白語及孺人未嘗不流涕也叔氏
德卒遺孳尚幼孺人與居恐其或苦而戚也每事順適
其意有一女姿貞送甚豐整今年踰六袞得以完節被
流芳百世者固封君之德化本孺人調護之力也封君

憐憫樂施內外甥黨賴以舉婚喪者不可一二數且置僕從出入錢帛不較盈縮由此用或屢空孺人於是節內費勤紡績極力資助以全義舉稍不可封君卽怒形于色孺人不與辨含淚引愿而已封君亦未嘗不感悟也善其性如此舅姑卒孺人哭之過哀後每值生死忌辰必慟哭終其身事祖敬宗歲時享祀不少廢嘗推姑氏之意以及諸女親愛周至姑沒之後猶其存之日也適汪氏者生子然清才推操孺人愛重之遺古泉公從之游今亦應實貢三外家兄弟爭產相訟孺人勸之曰奚至是也不見汝姊夫之待同氣乎其人愧而止外

家諸姊妹歸石氏呂氏者咸家居每周給焉歸陸氏者
有一女吳生機欲聘之孺人聞叔氏舉子言吳生美才
不可失乃強陸氏許之吳生後發科官至叅政古泉公
之師也孺人之訓子勤以義方不專姑息古泉公垂髫
時歸自里塾孺人必令誦其日程誦習則喜否則策勵
不少貸其後延師賓館聞其誦內則欣然學之自是家
政益嚴異往昔矣古泉公學既有成屢走場屋以花燭
不合而罷孺人攜茗果造其肄舍慰之曰丈夫龍變自
有時姑待之耳汝苦學如此後當大發我老不及見宜
廣種陰德爲子孫地孺人深識選賢實出人表弟疾惡

大甚老而猶思或有所觸輒驚驚弗惊者累日乃嘉靖
丁酉秋痘發於背亦或坐此耳古泉公舉應天鄉試歸
拜床下孺人強起笑歡曰吾嘗夢汝立雲霄上兩鶴在
側書符籙下又夢火星入宅皆佳兆也乃果然旋指
古泉公之姊命之曰吾女不汝玷汝其善事之吾無憾
矣痘毒愈後古泉公治裝北上公不敢從乃於是年
十二月四日竟以胃虛損食害終正寢距生成化壬辰
正月二十三日壽六十有六歲當特權葬淺土至是封
君卜授子山之兆將以巳酉四月十日遷葬云孺人生
二子一女長第子員汝正文行阜阜先卒配倪有婦德

哭夫而卒無嗣次古泉公舉辛丑進士授行人超拜山西道監察御史振憲度東德操蓄相體中外仰之嗚呼向者孺人大發之言豈欺我哉其先見如此文適同邑義官孫文盛生四子季子樸慧甚古泉公取而育之竟郡庠弟子員體母愛也古泉公配王孺人生二子三女子世皇世變俱邑庠爲子員有名長女十七年而夭次適郎中汪居安之子彭年次許聘給事中趙欽之子養善繼房孺人生二子世楫世霖皆於孺人爲孫有曾孫二人尚幼也古泉公按沅關隴追慕罔極乃自述狀

文命之思惟兵部尚書王公以旂都御史胡公續

樂與銘敘世行聞幽光詳矣美矣茲故不具書書具
後學如此

太史公曰婦道惟三事舅姑孝相夫子順而敬訓子貴
而賢克全茲者厥惟艱哉觀盛孺人古賢母奚多讓哉
需人帝顧天昌厥後嗚呼即古泉公及諸子可以知天
道矣慶源混混詎有涯涘哉詎有涯涘哉

門生王九澤

劉思慧

焦心逸

王渡

閻性校正

咸寧种賦輯錄